

昨天

ZUO TIAN

○ 潘启富 著

作家出版社

ZUO TIAN

○ 潘启富 著

昨天

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
藏书章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昨天/潘启富 著·北京:作家出版社 2007,4

ISBN7-5063-3882-3

I. 昨… II. 潘… III. 文集-中国-当代

IV. 1247.4*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6)第 111206 号

昨 天

作 者:潘启富

责任编辑:唐杰秀

装帧设计:谭有进

出版发行:作家出版社

社址: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:100026

印刷:北京忠信诚胶印刷厂

开本:880×1230 1/32

字数:180 千字

印张:8 印张

印数:001-1000 册

版次:2007 年 4 月北京第 1 版

印次:2007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书号:ISBN7-5063-3882-3

定价:22.00 元



作家版图书,版权所有,侵权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,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关于《昨天》(自序)

作为教师以教学为业，因为太认真，常常很累。有时累垮了，偶染微恙，正事做不来，就写作——我最早的散文就是这么来的。一天，女儿看了我的散文后说：“爸爸，人是不是上了一定的年纪就喜欢回忆呢？”这话提醒了我，对着镜端详自己微微霜染的鬓角，心想：噢，是时候了。于是就挤出时间来写，于是就有了这本《昨天》。

世界上有许多作家，他们以写作为职业。既然如此，还用得着我们写吗？心理学说：“人的心理（意识）是大脑对客观世界的主观反映。”世界上找不到经历完全相同的人。我想这包含两重意思：其一，每一个人用以反映客观世界的大脑是不完全相同的；其二，对于相同的客观世界，每



自

序



一个人的大脑只反映了它的一些侧面。因此，每一个人的感受都是唯一的，每一个人的视角都是独特的，每一个人的思想都是不可替代的。我并不认为有人能把世界上该说的话都说完，即使“一句顶一万句”。据说俄国有一位大文豪曾戏谑地说过：希望世界上所有的狗都要叫，不要因为大狗的存在小狗就不叫。大概就是这个意思。

从某种意义上说，人类社会的一切曾经的存在（故事）都是某种试验，每一个人的观察和思考都是某种试验的记录和总结。我以为这种记录和总结的方式有三种：其一是数理的方式，其二是逻辑的方式，其三是艺术的方式。自然科学家常用数理的方式来描述世界，某大人物认为世界上的一切存在都是可以量化的，并断言某一领域的学问只有用数学公式表述时，才成为科学。可惜时至21世纪，我们能够精确测量的东西实在是太少了，如果依了这位先生的意见，那么我们几乎什么也不用说了。逻辑的方式社会科学工作者和人文学科的大师们经常使用，像历史学家就常给我们归纳出个“一、二、三、四……”来。但此法亦有流弊：话说得太肯定了，别人若发现新的依据或者将原有的东西重新整理一下，你的“一、

二、三、四……”可能就会被推翻。我以为最好的是艺术的方式。艺术（包括文学）没有精确的计算，没有严密的归纳，只有具体可感的形象，只有由这些形象构设出的某种意境。对这伟大和纷繁之世界，整体而言，我认为任何精确的描绘都是不自量力的狂妄，但是这并不妨碍用艺术真切地描绘我们亲历的那一部分真实。

对所谓“艺术源于生活、高于生活”之类的“文艺理论”，我亦偶有所闻。不过，在写这些“昨天”的时候，我没有给自己过多的“自由度”。相反自定了三个苛刻的原则：真实的故事、真实的思想、真实的感情。故事中所有的人物和事件都有真实的原型，他们都可以在生活中指认。这样做大概不算真正意义上的“创作”，但我用心去写，不欺骗自己，感觉好极了。

我把自己写的东西叫做散文。以我的理解，“散”就是“自由”：思想自由和表述方法自由。既写散文，就充分享受散文的乐趣。世界上许多人钻研写作，文学界和出版界的“业内人士”估计已经有非常成熟的方法和套路。我既不学过这些东西，又是在写散文，所以无“循规蹈矩”可言。“内行人”读了我的东西，或许会发现不少“蛇足”和“错误”。但



自

序



更可能的是：我倒腾这十数万文字，很想说的偏偏就是那几句话。另外，文中引用的东西几乎全凭记忆，一般亦无大错，严格地去考证，那就成了论文。关于写作的时间我还是很小心。这些文章在10年的时间内陆续完成，其中必有一些内容因时而异，所以每篇都注明了写作时间作为参考的坐标。

总之，我以自己的眼光、以自己的方式为自己曾经历过的世界“立此存照”。

据说对文学作品的理解是一种“再创作”，所以别人是否理解这些“真实的故事、真实的思想、真实的感情”，我没有把握，也并不十分在意。为什么强求所有的人都理解呢？本来人与人之间有时就是不容易沟通的，一句“理解万岁”，正好印证沟通之难。在《醉翁亭记》里，欧阳修先生就曾说过，鸟儿们知山林之乐而不知人之乐，众人知随太守乐而乐而不知太守之独乐其乐。我的朋友们读过其中的一些文章，催我早日结集出版。起先，我觉得还有许多东西没有写，并不很着急。有两位可敬的长者，他们对我充满期待，但未能见到我的集子的就溘然仙逝，于是我加快了整理出版的步伐。现在，《昨天》匆匆地完成了，我总感到意犹未尽，

甚至许多地方言不达意！奈何！

我写《昨天》没有丝毫功利的目的，她与我的职务、职称的晋升毫无关系，我也不指望用她来给我挣钱糊口。这本《昨天》谨献给那些读了之后与我产生共鸣的人，谨献给那些喜欢她的人。

潘启富

(始作于2001年1月23日，
2006年10月12日定稿)



自

序

1 / 自序：关于《昨天》

1 / 第一辑：家

3 / 父亲的故事

8 / 母亲的故事

13 / 外婆的故事

20 / 女儿的故事

25 / 在一起

29 / 第二辑：学校与教育

31 / 我的小学校长

36 / 混沌初开的日子（之一）

41 / 混沌初开的日子（之二）

46 / 读书的故事

51 / 考试的故事

57 / 姐姐的故事

63 / 雪的故事

69 / 第三辑：上山下乡

71 / “保尔”们的故事

76 / 魂牵梦绕 30 年

84 / 插队的故事

89 / 我的梦与我的《梦》

93 / 牛的故事（之一）

97 / 牛的故事（之二）

102 / 英雄的故事



107 / 第四辑：我的贵人

109 / 提携后进，师德无量

114 / 晚霞

120 / 学者罗长山

125 / 仁者爱人



131 / 第五辑：糟蹋

133 / 糟蹋

139 / 衣服的故事

147 / 南宁话的故事

154 / “大串联”的故事

160 / 足球的故事



165 / 第六辑：其他

167 / “鬼”的故事

173 / 火车的故事

180 / 领袖的诗和诗的领袖

185 / 理想的故事

191 / 工作着是美丽的



197 / 附录

199 / 梦魇（小小说）

201 / 相遇（诗）

204 / 让我们跟着太阳走（随笔）

207 / 您认识广西吗（随笔）

214 / 后记

父亲的故事

世界像大海，社会像汪洋，家就像一条小船，飘航在那茫茫的汪洋大海之中。父亲就是船上的舵手。今天，我自己也驾起了一叶小舟，看着舟中的乘员，想着自己的责任，就想起了我的老父亲，以及他驾着小船载着我们航行的那一路航程……

其实，我还没有来到这个世界以前，父亲的小船就起航了……

半个多世纪之前，父亲的故乡——澄碧河汇入右江的地方，是个繁华之地。东南沿江而上的轮船到此再不能上溯，西北沿云贵山路而下的马帮亦到此驻足。这个珠江流域最西端操粤语方言的城镇，成了滇、黔、桂三省商品集散的中心，商贾云集，热闹非凡。听老一辈说，戏班上演的粤剧常常到了凌晨才曲终人散，街上酒楼林立食客如云，江面航船如鲫风帆如堵。在码头上看到云南的军官毕恭毕敬地向广西的公务员敬礼，你不必感到奇怪，那必定是云南的烟土请求过境。用时髦的话来讲，这座桂西山城是“西南出海大通道上的一颗明珠”（随着铁路和公路交通发达，商品流通改道，她的相对地位日渐衰落，加之好事者着意涂抹，现在成了“民族贫困地区”的典型，这是后话）。精明的祖父和他的弟弟曾在这里经营，然而一场大火吞噬了他们创造的辉煌。祖父兄弟相继辞世，家境一落千丈。养尊处优的伯父难耐风寒，英年早逝，父亲辍学到亲戚家的店铺做小伙计，艰难地支撑摇摇欲坠的家。工作之余





昨

天

NOVEMBER

父亲继续用功，后来投考师范，在桂林读了几年书。父亲向我们提起这段经历时颇为自得：一为全县考生数以百计，师范仅取两名；二为根据孙中山的治国方略，民国师范生享受公费且有生活津贴。学成归来，城里的学校一时没有位置，为逃兵役，父亲到乡下做小学教师，当地的土话说得不好，只能教学生唱歌。未几又考入省电信培训班学习，从此开始了在信息产业界从业的生涯。

师范毕业归家的途中曾有同学劝其投考宪兵，据说当宪兵要求很高，高中毕业以上才有资格报考。父亲断然谢绝。我们都赞赏和庆幸父亲当年的英明抉择，因为很小我们就目睹了旧宪兵及其家属们的“待遇”。不过我们还嫌父亲不够“革命”：为什么不去延安呢？那时候，稍微像样一点的官儿都是“唠松佬”（粤语“北方人”，据考“唠松”系由北方官话“老兄”的谐音转化而来）。六十年代以前，普通的职工干部只分到一间住房，大家在屋檐之下做饭，只有局长家有厨房。下雨做不成饭时，我们就想，要是爸爸当年到了延安，也说一口南腔北调的普通话，也当个什么“长”，那该多神气！父亲却不那么想。

其实父亲是有机会的。60年代初期局里要提拔一个副科长，父亲业务较熟，革命游击队出身的科长看上了他，为帮助他入党，主动上门讲解党的知识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。来了两次之后，他再也不来了。原来，父亲平日学习认真，肯动脑筋，对马列主义哲学之类很熟悉，科长有说得不清楚之处，倒忍不住点拨他一下。副科长因此没有当成，真是“聪明难，糊涂更难”。

好在父亲对进步升迁之事，抱一种无所谓的态度，常说：“焉知非福”。在见识了一些事情之后，我逐渐知道父亲自有他的道理。

某次政治“运动”（依稀记得是什么“反”之类）时我还很小，一天晚上听说爸爸的单位里“打老虎”，我就闹着去看。

到那儿一瞧，才知道“老虎”们是人，都跪在台上！批斗发言、口号声不绝于耳。一汉子上台批斗，半天憋不出一句话，忽地转身而去。片刻之后用报纸捧一团冒着热气、湿漉漉的东西回来，大喝一声：“反动家伙，让你吃我的屎！”从此，父亲再也没有让我去看斗争会。后来屎尿喂人的英雄当了“某办主任”，不过此后人们提起此人，都这么说：“他就是某某主任，就是从前屎尿给别人吃的那一位。”

有一位姓贺的叔叔，是父亲早年的同事，他不但业务水平高，而且思想进步。本埠解放之时迎接解放军，他积极摇旗、大声呐喊。因工作踏实，后调到一个大公司当总经理，非常神气。父亲跟他站在一起相形见绌。“文化大革命”来了，一天，他被本单位的革命群众抓起来挂牌游街。他那几个像小公主一样美丽可爱的女儿，一下子成了受惊的老鼠。唉，人生的沉浮真是难以逆料！

创造历史，乃英雄们的职业。变动的年代，复杂的世界，芸芸众生要把握好自己也很不容易。

父亲的单位有一群押运员，随火车押运，居无定所，工作辛苦，收入颇高。他们未有家室，有钱就随时嫖赌挥霍。唯一人例外，娶妻成家，工资收入尽数寄付妻子；妻子对丈夫血汗所得，格外珍惜，用来购田置产。老押运员中有些人染上了某种难言的毛病，解放后改邪归正，治好病成了家，还多少有点后遗症；不嫖不赌的那一位，土改时他的妻子被划为地主。“文革”期间乡里的贫下中农进城，说他是“地主公”，用麻袋将他的头套上，五花大绑，要拉回农村斗争改造。那帮押运老友们出来替他论理，好说歹说都没用。后来“政策落实”，这对夫妻又回到了城里。享尽人间乐趣的老押运员们已相继离开人世，只有他俩还相濡以沫，平静地生活在那个宿舍大院里。有时候，这个世界就是这样的无奈！

与这些具有传奇色彩的同事相比，父亲就平凡得多。后来不能在机要部门工作，他逐渐脱离自己的专业，从事器材管理





终其一生。从我记事起直到父亲退休，他的音容举止变化很小：小个子，白净微胖，浓浓的眉，瘦削的脸，中山装的风纪扣总是扣得严严实实，胸前永远别着一支钢笔；生活有规律，烟酒不沾，早起早睡，走路时身子总是前倾；几乎每天都运动于两点一线之间（退休之前是办公室和家之间，退休后是菜市场 and 家之间），来去匆匆，人称“标准钟”；几乎没有任何交际，从不去串门，也从不请别人吃饭，大家都说他是“老实头子”。

树林子大了，什么样的鸟儿都有。在父亲的老同事中，有在旧军队里干过报务，破译过日本鬼子密码的；有坚守岗位，一直保存着当时政府授予的“抗战八年，不离职守”奖章的；有撤退不及为日寇俘获，机智逃脱继续为国效力的……这些人后来都有为人民服务的机会，不过在各种政治“运动”中，也难免因一些说不清的事而蒙受屈辱。粉碎“四人帮”后，他们的知识和智慧彻底地得到尊重。晚年，这些工程技术人员又直起腰杆，穿起了西装，有的甚至跳起了国标舞（这些时髦的东西都是他们年轻时候的小把戏），潇洒得很！一天晚上，老人们偶尔在大院里聚到一起，一位老者刚刚在国术大赛中夺魁，据说他的太极云手功夫很深，大家向他致贺。精神矍铄的老人突然转向我父亲，呵呵笑了起来：“诸位，真正的高手在这，这么多年了每次‘运动’他都是‘岸上游泳’啊！”其他老人也跟着笑了起来。这笑声是这么的开朗、大度，我也听得出笑声中带着羡慕和钦佩。这笑声增加了我对父亲的理解。

坦率地说，我们原先并不很了解自己的父亲。世界上大多数小孩都敬畏自己的父亲，我们兄妹尤甚。他古肃古板，对我们态度严厉，甚至很凶。因为父亲结婚晚，很小的时候，我们就注意到他在同龄人的父母面前的长者风范。但更多的时候，我们很羡慕别人父亲：他们年轻，活跃，思想进步；他们在晚会上引吭高歌，他们在球场上驰骋拼搏；在公园散步时他们让儿子骑在脖子上，在游泳池里他们用双手托着女儿……总之别

人的父亲充满朝气和希望。

现在细想起来，我的父亲也同样充满了朝气和希望，只不过他把这些深深地埋在心底。我记得父亲40多岁的时候还学俄文；尽管无缘从事自己专业的本行却仍然进修不止，长期订阅《电信建设》；60年代领导让他到本行业的中专学校兼课，他兴奋不已；70年代初听说xx路的载波开通，他高兴得手舞足蹈。他对我们的学业要求严格，同时注意开拓我们的眼界：1958年他花5块8毛钱（当时普通职工月工资的七分之一）买了一本《新知识词典》，1960年他买了一台超外差式电子管收音机，当时那玩意儿是一般家庭不敢想象的奢侈品，丰富的信息使我们感受世界之伟大；他常给我们讲古人的故事，韩信“胯下之辱”和孟宗“哭竹生笋”的故事就不知讲了多少遍，精妙的哲理让我们体察人生的深奥；他以平淡的口吻诠释“富贵不能淫，贫贱不能移，威武不能屈”等警句，令我终身不忘……所有这些，绝非心灰意冷或玩世不恭者所为。

父亲在抗战开始后一直没有回过家乡，总说等铁路通了再回。他坚信这天一定会到来，他满怀希望地等着，可惜未能等到这一天。

正是对未来的信心 and 希望，使父亲成为“家”这艘小船的出色舵手。他平平凡凡，洁身自好，把握自我，小心驾驭，绕过急流险滩，使我们能够保持了做人的起码的尊严，保持了高贵的心。今天我们能以平和的态度生活在这个世界上，在社会这个汪洋大海之中，与无数大大小小的“船”比肩而行，对“高贵者”不卑屈，对“卑贱者”不倨傲，这一切都是由于我们亲爱的父亲。

今天的阳光是这样的灿烂，如果没有健康的心态，我们怎么能享受到这灿烂的阳光呢！谢谢你，父亲。

（2000年10月6日作）





母亲的故事

像诉说家常一般，流行歌曲《常回家看看》从窗外飘来，使我黯然神伤。母亲，是家最重要的内涵——母亲去了，何以家为？！

母亲是一位极平凡的妇女，以至于一想起母亲，涌入脑海的除了母亲外，还有许多熟悉的阿姨、大婶们，一连串母亲们的故事……

从记事起，我家大部分时间生活在一个企业的宿舍大院里，母亲是一名普通“家属”。“家属”与“女职工”相对，有特定的含义。二者的差别在于：女职工穿对襟衫（纽扣在正面），家属们则著唐装（纽扣在侧面）；女职工腰杆挺直，家属往往佝偻着腰（她们通常不是背着孩子就是挎着菜篮）；女职工一般略有文化，家属们多是文盲（这情形类似俄国的革命导师列宁流亡伦敦时所说的“two nations”）。

小时候家境困难，我最小的妹妹得小儿麻痹症那几年，花费不少，每个月父亲把工资交到母亲手里时已所剩无几，母亲的眼睛常常沁出眼泪。从小学到初中我从来没有穿过合身的衣服，母亲总说“你还要长高的”，做新衣服时则把裤腿和衣袖预长，可是等到腿袖合适了，肩膀和裤头又不行了；改衣服时恰好相反，把父亲的旧衣服的腿袖截短，等到我的身子合适，腿袖又短了。还好，那时大多数人都彼此彼此，谁也不笑谁。鞋子的问题最好解决，一年有三季无需穿鞋，夏天上学，柏油